

◆精神家园

洋铁小火箱

楚木湘魂

听说被派往高寒山区监考,我欢喜不已。所有的心思都用来惦记着它的风花雪月,而忽略了它会让我冻成一只狗。有时候,上了年纪的天真,比青春的幼稚更无可救药。

我确实如愿以偿地看到了冰封的芭茅草与篱笆,竹林的梢上闪着银光,风一吹簌簌作响,像一窝鸟雀叽叽喳喳地蹦出来。每一种植物的姿态被定格,显出冰肌玉骨的清奇,勾勒出一帘幽梦,这才应该是冬天的模样啊,这才是人们千呼万唤的情人啊。倘若此处再有山歌樵子,低处有垂钓之渔人,那该有多少意趣!

可是根植于寒冷的赞美与惊叹只能匆匆结束。寒浸浸的水汽渗入骨头里,我们冷得浑身乱颤,棉袄的抵御显得力不从心。姑娘们扔下冰的梦幻,迫不及待寻找一个温暖肉体的电烤炉。不烧木炭好多年的山下,我们已经习惯性地呼唤电烤炉。电烤炉并没有寻着,比电烤炉更令我们惊喜的是教室后面并排着许多小火箱,对,就是那种洋铁小火箱。我以为它们已经消失于时间,消失于我的少年。但是它们竟然还在这里热情洋溢。

小时候的冬天都是冰和雪,每个所谓读书郎的手里都提着一个小火箱,有洋铁的,也有木壳子的。更为俭省的人家,用一个废弃的洋铁碗,再装个木架子,也是一个模样周正,创意感十足的小火箱。火箱是整个冬天最重要的用品和玩具,我们借此

来驱赶寒冷,同时打发许多枯燥无聊。不能想象,没有火箱的冬天怎么过?跋涉过清晨雨雪泥泞的路后,将冻得失去知觉的双脚踏在火箱上,等教室里弥漫了异味,才惊觉母亲一针一线缝制了几个月的布鞋已经冒出了青烟,而脚似乎犹未回暖。一个人的悲剧成全了一群人的喜剧,大家的安慰里从来不缺调侃和幸灾乐祸: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我们总是试图在火红的木炭旁边,煨熟一个红薯,结果拨来拨去反把火弄熄了,于是鼓着腮帮子去吹,吹得眼前飞沙走石一般,手上脸上乌七八黑。灰尘扬起的,是我们一泄汪洋般的嬉笑,真不愧是天造地设的小伙伴。有时候我们把母亲埋在灰底下的木炭扒出来,让木炭在风的助力下迅速红透到极致。然后架上一个小小的铁盒子,把纸包糖放在小铁盒里溶化,用筷子挑着丝来吃,那似乎比吃整颗的糖更具有柔情蜜意。或者捂上一撮黄豆,听着黄豆在盒子里跳舞的声音,迫不及待地扔一颗在嘴里,烫得龇牙咧嘴。用大人的话来说,那叫一个怂啊。木壳子的火箱容易乐极生悲,火苗蹿出来,裹住了整个火箱,燃成冬日里最旺的一炉火,最后只留点残余的架子,这个自不必说,回去必有荆条侍候。在小孩子淘气的时候,只要没有伤筋动骨,大人觉得器物比淘气鬼的皮肉更令人心疼。

我们上课的时候把火箱踏在脚

下,下课的时候把火箱揣在怀里,像新媳妇抱着她的娃娃,即使上个厕所,也要把它放在厕所外边,须臾不肯落下。路过凋零了的扁豆架子,寻觅出几个没有被冻坏的豆荚,扔进火箱里,爆裂出乡村的野趣。把从家里偷来的红薯粉丝,烫在炭火上,粉丝迅速膨胀,变白,即烫即吃,觉得生活充满愉悦感。还有花生,红薯干,糍粑,木头里面的肥大虫子,我们几乎无所不烤。那时候,在冰天雪地中,我们都把书窗当梦,不知世路方长,只觉得围炉烤豆最好。冬天一天一天地过,母亲藏花生的袋子一天一天地瘪下去,她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是被老鼠偷了去,于是我们不得不从实招来。

阳气不足的老人,在临睡觉的时候,把小火箱塞在棉被底下,常常闹出意外来,不是烧着被子,就是踢倒了火箱。然而烧了就烧了,踢了就踢了,第二天还是继续把小火箱往被窝里塞,要不然这漫漫寒夜怎么办呢?

二十年魂梦倥偬,小火箱和当年玩的弹弓,一起杳然不知所踪。今天抱来,妙不可言的感觉再上心头,它的确如母亲说的比电烤炉更容易上身,小小两三块木炭,就将一身烤得滚热,不得不将它移开一些。今天本为赏冰嚼雪而来,不期然钓回一个童年。

不过,悲剧的是,冷一阵热一阵,素以强壮著称于校的我还是感冒了,回程中挣扎着将头探出窗外,还要对着玉树琼枝处再爱一回。

◆湘西南诗会

轮回(外五首)

李春龙

以前土从绿中纷纷站起来
成了屋成了半山腰的杨家院

子
屋抱了三四代人
累得散架了一间间倒下去
不通马路的杨家院子现在成了

土
土里又纷纷站起来很多绿
有个伴

年头到尾
喂一头猪过年就够了
父母总要喂两头
说是两头猪有个伴
肯吃又肯长
轻轻松松就一年

爬秋千
两根粗草绳
一块长凳面
挂在楼上
爷爷做的秋千
没有风都能荡出快乐来
每次回大兴村
我喜欢坐上去
儿子更喜欢的是跳上长凳面
直接抓住粗草绳爬上去
好像楼上有多得多的快乐
等着去取

想要的味道

一回大兴村
儿子就想吃红薯
父母六十年前一样想吃米饭
我三十年前一样随便
最后商定
半鼎罐红薯半鼎罐米饭
让每代人都
自己想要的味道

青苔爬树
青苔和我
一直都在爬堂屋门口的枣树
只是我爬得快
青苔爬得慢
枣树不结枣子了
青苔还在爬
不管不顾
不知爬了多久
爬满了树身
一直爬到我从未爬上的树尖

新衣念
母亲的红毛线衣破了
父亲的黑毛线衣旧了
不出一个月
我就会有一件
红黑相间的新毛线衣
既合身又温暖

◆古韵轩

思想家又十二咏

刘宝田

程颢(1032-1085)、

程颐(1033-1107)

仁民爱物灿双星,庠序耕耘远有名。
义理熏陶传道统,洛阳学子坐春风。

朱熹(1130-1200)

课读晨昏日月星,紫阳楼里哲思生。
知先后行开新局,心学宏扬续二程。

张栻(1133-1180)

鱼栖静浪鸟栖檐,共听张朱辩驳喧。
岳麓当时风气盛,惜吾来已后千年。

陆九渊(1139-1193)

宇宙吾心一理通,开堂讲学士云从。
庐陵书院曾恭谒,犹见雍容长者风。

王守仁(1472-1529)

释道儒家集大成,辞官讲学九州名。
知行合一心为本,格物良能说到今。

刘宗周(1578-1645)

源开一派戴山扬,启后承先道统彰。

最是殉身慷慨死,凄然绝食吊家邦。

朱舜水(1600-1682)

欺世空谈不必言,施行圣道系元元。
开坛江户明亡后,岛国千秋敬大贤。

黄宗羲(1610-1695)

思天下事为天下,博学鸿儒不仕清。
著述终身勤课教,启蒙民主育才英。

方以智(1611-1671)

合璧中西物理连,同流三教共归元。
昂然拒降刀边立,气节森森敌胆寒。

顾炎武(1613-1682)

明道通经开朴学,匡时济世著宏篇。
光流一脉松江水,天下兴亡责在肩。

王夫之(1619-1692)

理存物内本天然,圣哲休言道在先。
挑战王权惊俗世,质疑禁欲起狂澜。

魏源(1794-1857)

自古忧民肝胆许,纵眸海国有奇书。
师夷自胜雄环宇,开我中华盛世图。

◆乡土视野

花信风

刘绍雄

花信风是春天的请帖,是花朵的信使。她翩翩到来,访问大地的时候,所有的生命从残冬苏醒,所有的流水浅唱春曲,所有的窗户和心扉一齐向着蓝天打开。

花信风,是吹面不寒的杨柳风。人们从捂了一冬的臃肿里解脱出来,春服既成,呼朋唤友,一起走到户外踏青郊游。哦,河堤上那一排排光秃秃的柳枝上,一夜之间孵出了毛茸茸的小芽,有的还张开了鲜嫩的两片翠色小唇,承接点滴晶莹的夜露。原来是花信风吻过了,将杨柳的胳膊窝给搔痒了,逗得小嘴笑开了。

走进春天,到处是花信风翩跹走过而留下的玉色行踪。花信风轻轻呵护过的地方,冰雪在消融,小鸟在歌唱,花蕾在吐蕊。

花信风在原野上打个滚,青草翻起了滚滚波浪。她在水面上一阵疯跑,水面荡起了串串笑窝。山头像出嫁的新娘,插满了红杜鹃和白山茶,那是花信风给换穿的新妆。带露摘下一朵鲜花,丝丝花须在手中轻轻颤

栗,那是花信风用看不见的小手在柔柔抚摸吧。

“数重吴山回楚梦,一番花信酿春寒。”花信风是酿花的老酒,亦是冰花、戏花、使花欲开还羞的“情场老手”。一场春寒,风儿料峭,是乍暖还寒的交融,是花开花落的凄迷,撩动人们情思的,也正是这缠绵的花信风。

眼看那一片落花,万点飞红,随风飘零,或化作了碾落尘泥,浮沉于人间的浊浪。花也匆匆,人也匆匆,又不禁使人黯然神伤。花信风创造了人间阳春的烟景,让花的娇艳点缀了春光的明媚,又让花的凋谢引发人对春的伤感。

花信风,美丽的风,美好的事物,原来就是以自身毁灭的昭示,来动人心思的呀。花开花谢是花信风的短短行程,看见花朵使人想起了旖旎的春光。见到落红又使人记起了瑟瑟的春寒。越靓的越有可能是最易夭折的。珍惜它吧,让花信风在你的心头轻轻地荡漾,因为青春就是人生的花信风。



上甘棠文昌阁 易江波 摄

◆樟树垅茶座

“周旺铺鱼”

陈扬桂

“三十日火,十五夜灯,中秋节月,东田冲谷,黄粟坪猪,周旺铺鱼。”这是旧时代韵律启蒙教材《君莫笑》中的几句话。

关于这几句话的意思,可作如下理解:三十日火,说的是大年三十日,家家烧旺炉火煮年根萝卜;十五夜灯,指的是正月十五夜,到处张灯结彩闹元宵;中秋节月,是指中秋之夜,皓月当空,格外明亮;东田冲谷,说的是九公桥东田冲,清代出了个邵阳南路最大的财主伍烈八,他有田产两万多亩,自夸从东田冲到宝庆府,不用踩别人的田基,收的租谷多到难以翻晒,只得任其霉烂。黄粟坪虽然不知在何处,但从前文的意思推断,那里的猪是出了名的。

用同样的推理方法,“周旺铺鱼”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说周旺铺这个地方盛产鱼。然而,笔者是周旺铺人,深知周旺铺是衡邵干旱走廊上的干旱死角,既非湖区,又没河流,甚至连条小溪都不曾打这儿经过,哪里会有很多鱼呢?

带着这个疑问,笔者在周旺铺走访了好几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大多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只有一位读过老书、走过江湖、熟知掌故的老人讲述了个中的原委。

老人说,在周旺铺分水坳,亦即沪昆高速公路周旺铺的出口处,从前开有一百零八口池塘。为什么这里会开有这么多的池塘,又与当地的一位驸马爷有关。这位驸马爷名叫陈祖福,当地的陈姓后裔都称他为福祖公。陈祖福是陈姓梅山始迁祖伯万公的第30代孙,生活在清代中叶。点了驸马,当上皇帝乘龙快婿的人,完全可以乘龙快上,平步青云,在朝廷做大官的。可是,陈祖福没有半点官瘾,携带着金枝玉叶的公主娘娘回到周旺铺这个缺水的地方,用公主娘娘随身嫁妆置换了大片农田,过着衣食无忧,兼济乡邻的日子。

周旺铺西边的高田铺有个孝子,把老板给他去洞庭湖买鱼水(产有鱼卵的水)的钱,用来为老娘治病花掉了。等到春暖花开的时节,别人都把鱼水买回来了,他还迟迟不能动身。老板催得急了,他只得抓起两只空鱼水袋赶路。孝子来到周旺铺分水坳,见农田里都灌满了水,只等插秧了。他想:这些农田都是驸马爷陈祖福的,他家有的是钱,何不向他讹些钱来买鱼水?想到这,他走到一个背人的地方,把两只鱼水袋装满水,然后坐在田基上歇息。过了一阵,孝子看到陈祖福走过来了,便用挑起两只鱼水袋,摇

摇晃晃地走在田基上。突然,孝子故意滑了一跤,跌倒在田基上,两只鱼水袋里的水全部倒进了农田里。孝子坐在田基上,望着陈祖福嚎啕大哭起来。陈祖福赶紧走过来,问道:“年轻人何方人士,为何在此嚎哭?”

孝子抽抽泣泣地说:“我此番去岳阳担鱼水,指望挣个脚力钱给老娘治病,不料把一担鱼水倒进了你的农田里,非但挣不到脚力钱,还要倒赔老板的本钱。”说罢,又是一阵呼天拜地,大哭大嚎。

陈祖福轻轻拍着孝子的肩膀,劝他不要伤心,将买鱼水的本钱和脚力钱一并递到孝子的手中,叫他抓紧时间再去岳阳买担鱼水回来。

孝子接过钱来,向陈祖福道了个千恩万谢,便脚底生风般地向岳阳赶去。

才刚一七工夫,孝子就挑着鱼水返回来了。当他重新踏上陈祖福的田基上时,想起驸马爷对他的好,心里一阵惭愧,便倒出一些鱼水放进农田。

这年秋后,农田里到处都是肥嘟嘟的鲜鱼。陈祖福一高兴,就把那片农田开成了一百零八口池塘,专门用来养鱼。从那时起,周旺铺分水坳变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养鱼基地,“周旺铺鱼”也便写进了旧时代的启蒙教材。

笔者小的时候,上学路过分水坳,还能看到这里有数十口池塘。后来,政府号召“以粮为纲”,社队干部将池塘全都改成了稻田。这些年,随着沪昆高速互通口的开通,周旺铺集镇西移,这里便成了高楼一片。